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通雅卷首三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員外郎牛稔文復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

臣

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

臣

王璜

謄錄監生

臣

汪兆鯤

欽定四庫全書

通雅卷首二

明 方以智 撰

讀書類略提語

士以讀書明理為業猶農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藝外內  
一致張弛鼓舞全以此養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豈曼  
語哉進德必居其業立誠用在修詞大畜日新道寓于  
器會通典禮不可惡效天法地道不遠人所貴振衣  
挈領播種培根一樹全仁何礙蔥蔚吾嘗曰詩書禮樂

擴克之灰斗優游之桑薪也會心開眼乃第一義發為  
手筆揮洒天然力能攷究取資證據仲尼不厭丁寧罔  
殆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見性  
之人學問視為衣食中材出楔古今即是參苓子弟少  
年先洗溫飽面目好古礪志庶免波流敦詩書悅禮義  
之人無忝立本即未能葉落歸根且隨夏秋氣候故專  
就讀書一門列其博約之槩書示弟子古今大矣隨人  
所好殊途同歸吾祖父相傳中和正論汝等勉之澹泊

真實其本也閒雅瀟灑其度也枕籍今古徵舉咏歌其  
飲食也崇禎壬午浮山愚者識于曼寓

桐川寧澹語褫躬警心備矣孝弟學文詩禮象勺終世  
如斯貴知味耳周公但無驕吝之我則材藝即無技也  
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即空空也士首三民文傳四教知  
心必泯于事故合內外先後而表其倫物之經以詩書  
禮樂安萬世之井竈費其智力即隱其智力矣朱子曰  
時時窮理之謂居敬終身攷究事物不厭廷尉公曰毋

自欺而好學正謂道存于忘忘于勤材智之士豈甘  
鬱塞因此養之而熏之不則欄牛遂鄙耳畫鬼掠虛耳  
烏能禁乎天倫師友羣居麗澤一室自娛詩書交古山  
川適性筆墨唱酬福有大于此者哉

明經正業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謂合諸家之異同而  
使參詳也執一乎水濟水耳四明施公曰天下病虛攷  
亭抹之以實天下病實新建醒之以虛王虛舟師曰用  
實者虛用虛者實虛實本一致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

大成焉文孝先生曰虛靈備萬本如是也理明而貫實  
事乃享中節時宜君子虛受即是克實願力誠實自然  
虛公豈以我見滯寔之病而掃倫物學問之實務乎豈  
以掠虛欺人之病而諱虛明神化之本體乎躬行自賢  
而凌物嫉人是以誠寔而為虛憍也逃空護短而訛惡  
實學其為我見滯實也大矣究竟人不一事而理自會  
通時位有常變而君子道其常各煉短而用長勿欺則  
同然而好學不厭統御萬世者此聖人之所以光大中

正也

白安石曰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  
焉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有翕闢之幾焉聖人表中正  
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以與天下爭達士遣放自  
怡耳才士標新博趣耳策諷必中隱情之利害琦辨必  
用惠兼之顛倒讀書知言主僕明矣讀聖作當虛心以  
從經覽百氏當化書以從我察其兩端由中道行中備  
四時隨其環應

惠兼者惠施  
公孫龍也



廿一史為緯通鑑為經其旁史則猶之涑水攷異也邵  
子編年溫公日錄加酌略焉開卷徵盜賊之起止宰相  
諫官賢者之去留天下事皆係宰相與諫官每一事追  
視所言按其時勢豈不犁然

學校選舉賦役兵屯河漕鹽錢諸事利弊時宜貴知要  
領漁仲約通典為志洪洲續貴與通攷稗編函史可撮  
會之理原易簡史事自繁經濟類編古論大觀實用編  
學古適用編弋說千百年眼尚論快編皆可折衷指其

偏礮拘膠之兩病以醒後人約編在處寘之謨文詞可略

治在君相人在師教學在實講公明而已不明時勢而執成式者迂腐之弊愚一以翻案見奇者偏鋒之弊蕩井田封建可印泥乎牛李蜀洛賢者不免追論古事好惡蝸爭何況同朝能無朋黨歐陽朋黨論高忠憲暢之不可不知也唐丹稜言各盡其說不以同異為誅賞貴和賤同臣下同則人主孤矣唐太宗曰卿等勸朕納諫

卿等亦納諫否宗一公以此暢藏恕之喻切矣鄧潛谷  
曰古方物出謀明于事情與權不激其心也以不激于  
言宋賢方守徑遂主犯不知諷復過求不合則仇多拂  
物理而病人情湛六公曰姚安偏才自遂因官敗而敢  
于隱怪詬名以為名贊壘賞瀛翻案見竒偏訛洛閩以  
媚縱情滅禮者楚望幾亭痛矣二無公曰今謂宋儒與  
晉清談同弊過矣伊陽守禮嚴閑而文人尚灑脫經濟  
言權變故齟齬耳蜀洛則爭子瞻之服瀛溪何如耶疆

場危疑豈堪局外吹疵高人遁跡寧以常規自白體道者不刻深膠柱也大人統天從類辨而容之張弛互用時為大矣胡安定教學分科安石選材以驗古今皆一法也約于大學之休休公也能好能惡明也仁智乃不偏見矣政府立而宰君民矣秦二晉五鼎鉉并收匪躬即渙羣蓋簪即由頤矣讀書者有宰古今之權焉薛文清曰國制禮律皆觀攷之正虞好古而戾時宜也舍之則藏淵明曰因疾守閒得體矣豈自高而壞世法耶

虛舟師曰生死鬼神疑城也既為生死所惑而談超生死者又惑之告之曰萬物皆備于我去來皆備于今一神于二即器是道必反隱驚希奇詎自信乎孔子屢稱鬼神而黃帝曰道無鬼神蓋體道者鬼神無如之何通晝夜而知之惟心識造莊子曰以有形象無形而定矣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通一寓庸而緣不得已神明至誠貴貫仁智百姓之用耳三一公曰仙定者出世之毛道也莊禪者出世之園幾也秋濤曰二氏隱士之深者遜

世無悶消心果有方便知其故乎無欲從心過生死關  
造命知命非言所及

河洛卦策徵其端幾物理畢矣岐伯曰六合之內不離  
于五邵明小衍其約幾乎肢官蛻蛻象緯聲光是造化  
物理之符歷律醫占為盈虛損益通類引觸之籥世士  
苦于世累好修則守常理有才則溺詞章豁達則喜放  
嬾誰肯精致開成以決質俟之疑乎平子冲垣一行康  
節間出難遇也太西質測頗精通幾未舉在神明者之

取鄭子耳朔易大衍聖人以歷徵幾律襲旋宮倫類不差節度人身一天地也醫驗微密受命如嚮占攝誠神此種論辨別彙一編以俟研極可也石齋先生曰吾道最忌籠統交盤不得

開眼者轉文字不被文字轉乘物天遊矣澄懷喪我美牆遇之設身別路隨物卷舒貫蝨弄丸之候在人自得  
禱學攷究類略

博物君子優游太平養士講問是飛耳長目也歐陽歸

田原父遺以漢字存中筆談朱子采問大昌識威斗之  
承天周譜訪杳老昏屈于劉顯陸倕擊節贊寧知晝夜  
牛猶之刮灰韋若虛辨豹鼠而鼪鼪未竟詎以藻兼桐  
魚附會萍實羶羊一例耶策事聊以唯酒書厨正可代  
勞奇文欣賞疑義相析豈不樂乎戊辰與周農父孫克  
咸澤社讀書暇相問難皆以經辨史疑藥性物理為條  
不獨董道之瓜呂徽之之驢也且曰消閒

溫公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



于韻是理事名物之辨當管庫也正韻注取毛晃孫吾  
與韻會取黃公紹黃取孟昶書林而子謙補之字彙抄  
之大約字書公集未淹經史何恠其舛漏訛謬耶今遵  
正韻賤詳攷諸家上收金石古今辨難皆決其下此小  
學必不可少者也

近代魏

校

王

應

吳

元

朱

謀

因

鄭

樵

楊

桓

戴

侗

周

伯

而

造

附古文二徐

錯

張

有

郭

忠

二趙

撫

謙

光

柴

廣

李

士

專

守

說

文古人寄託通用後加分別今不可不知其故臨文通

九經史漢而槩依正韻已矣署書行橐取態不拘字從篆始方知畫沙印泥之妙

沈約知四聲珙溫譜七音德清明陰陽士龍並濁複呂

坤張位

約字母愚者徧攷經籍證出歷代之方言始知

其所以訛所以通耳音定填字倫論不淆豈人力哉今日定序正韻為萬世宗免王伯良音路未清之議固楊去奢之志乎聲度妙叶通于樂律此物理微至之門別有精論

虛舟師授河洛為詳約之綱宗而乃歎圖學之妙也秩  
叙變化頓時全舉使人會通多即一矣天文地理器象  
制度之類非圖豈易學哉秦不焚圖蕭何取之故律令  
章程綿絕指掌而定向歆略圖任宏七略于兵有圖王  
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鄭夾漈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  
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武平  
一知魯三桓鄭七穆之故近世章本清作圖書編韓苑  
洛于象數禮樂有圖盧廬江刻天祥圖于石亦餽羊也

馬貴與曰漢易詩禮訓詁家傳而制氏鏗鏘徐生之容  
京費之占無能知者數既亡則義孤行而襲談虛冒久  
之陳腐翹明者厭之逃于泐洋于是乎圖書之秩叙與  
衍萬物之倫變幾表竟絕學矣

郡縣更變最易淆亂孟子指夫差之邗溝以為禹跡墨  
翟相如誤說江湖桑欽水經江入會稽鄞道元遂謂揚  
子有口通淞淞即漸江以古會稽郡大後分吳會也陶  
弘景不知沙苑孔安國不知大別襄鄢荆郢安陸乃建

郢曲陽春之樓宋之應天乃是歸德伯厚不知沮縣之  
汧退之南陽乃在懷慶而傳作鄧州人何責一統勝略  
不能分歷山首陽新刊資治通鑑卷首妄以城固為廣  
固乎當以修攘攷朱思兼圖約一統志

官制貴與為槩而王鄧纂之侍中漢加官六朝為宰相  
尚書侍郎古小今大唐之舍人權重漢太守方面統兵  
今皆遠甚矣小顏誤注金吾歐公不知有秩況後人乎

當編一圖

自子長冤宰我分伯翳與費益姓名本末苦于紛糾不  
識撐犁乃皇甫謐而永叔以為陸機知豹鼠者竇攸而  
藝文類聚以為終軍裴松之以憑黠為憑黠名畫記以  
虎頭將軍為小字長睿譏崇文總目不知德山為宣鑒  
捫虱譏古今人表分士會與范武子仁寶曰都南濠誤  
以王倫為王旦葛常之韻語陽秋誤以三國吳人曹弗  
興為曹霸李少溫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冰為  
潮之子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

唐英商英  
兄仁宗時

狀元見黃東  
發古今紀要

升菴辨矣而以劉德昇為劉表索幼安為  
管寧王筠誤融孫奕誤慥孝標孝綽本非一家王褒陳  
咸張敞王渾自非一人若刪統譜附僧杲錄一經揭出  
便自不淆

朱子綠竹不從箋而執幽蘭不可佩貞白笑位不識植  
而信蘇合為獅屎閒因段柯古吳虎臣而攷之病學本  
草而辨之傳訛甚多然攷究以資後人後人因辨加詳  
則皆前功也

段曰伯喈反舌謂墓淮南蟻螻謂蛩詩義  
螻蛄謂蝨高誘乾鵲謂螻吳曰伯原博泰

謂鶯朝英不知麥秋郭璞以梗為杞顏籀以鵠為鵠張揖以螻為

鮑叔重元恪分雋周夔研北

友仁

因野王以樓為蒲葵爾

雅並舉六魚而毛許謬解草木狀金樓子一木數香而

成式因誤陶駁祝齡實則螫殺呼活之存中取石棗核

醫皆棄之山谷以土卵為芋景盧以山礬為玉莖

筆叢辨瓊

莖礬為四

楊鄧以鬼芋為藟醬焦顧以鰕為鮎鮎核實難

哉孔子以鳥獸草木與事君父並稱儻亦方言物理有

足引觸者乎醫尤貴明時珍辨唐宋十半猶未也學者



各有一證集以貽後

宓山解曰茹吐古今一切淡泊矣一多相貫深造者泯  
薪火矣理學經濟性命樹幡愈高觀而多責逃虛空乎  
勿欺而已時宜而已中和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  
樂天曰人各有一僻我僻在章句東坡曰君看厭事人  
無事乃更悲故知學問飲啖也百物不廢各以類統不  
安其藝不能樂業皋比尊幢願以奉人其卑卑不屑為  
者隨手度日以省後人之力是賢于博奕耳然何不可

以萬物為坐隱耶更堪浮白

藏書刪書類略

經部凡十

易附性理象數歷律圖攷  
四書附孔子集  
語名物攷正註餘註道統錄聖學宗傳  
孝

經附五倫全書  
尚書  
詩  
三禮附禮制  
樂記  
附樂律器攷  
春秋三傳  
爾雅附正韻音義  
諸

經總解  
別解

若微上微下者則註疏于前而旁通諸家則一書而天  
人理事畢矣名物音義辨訛攷證歸于正韻而小學易  
簡  
矣

史部凡十四

正史  
編年  
實錄  
備史  
雜史  
記  
典故  
職官  
儀注  
經濟諸務  
傳

譜牒 地志 襟志小錄 書目各載何代何人著  
判其大意一覽瞭然此最易通統類

刪古今史為緯以編年大略為經典故經濟分類刪通  
攷編之則三書足矣姓譜統志各一襟志記聽采可也

### 子部凡十二

歷代儒學 楊墨 名法 縱橫 兵  
象緯算測附太西算學奇器 醫 農

卜筮附三式堪輿等 藝術小說 物理總書

說之通者俱附經下諸子各約一條明其長短不過一  
帙而農書醫學算測工器乃是寔務各存專家九流各  
食其力聽之而已總為物理當作格致全書

### 集部總別凡七

騷賦 詩附詩話詩餘詞 奏議論策  
各體文 制舉 金石諸錄 書畫法

詞達而已有奇古正大于六經者乎莊騷別通其變史  
漢叙事體雅八大家通使也駢儷者一種題跋者小品  
耳詩以比興轉風賦事亦比興也各就所長  
歸雅為近如此約之總選詩文二編足矣

餘部凡六

釋

道

神仙

西理

類書

禱書

志略分門該于四部二藏舊列子部類書舊列集部皆不下數萬卷今分五者以卷帙相等也至理無多止為專門侈勝可約兩編類書給用而已止須一部白鹿語曰斯文者天地古今之橐籥也載籍極博統類而刪之斯易簡矣道德經濟文章小學方伎約之為天道人事精之止是性理物理而窮至于命即詭是道乃一大物理也踐形者神理泯于事物自獻理事貴時宜治教轉風出處一致室既自娛後來省力一覽書目而主統僕矣大成貴集述妙于刪千古之智惟善讀書者享之幸勿蹉過

小學大略

小學有訓詁之學有字書之學有音韻之學從事蒼雅

說文固當旁采諸家之辯難則上自金石鐘鼎石經碑帖以至印章款識皆所當究心者謹略論其源流以便

省覽

歐陽永叔曰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書數至成童後授經學以次第後大也爾雅出於漢世正名

物講說資之于是有訓詁之學文字既興隨世轉易趣便三蒼始志字法許慎作說文于是有偏傍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學者務極其能于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永叔以偏傍字書為二則以字書為筆法智以筆法乃字學之緒餘故明六書之源流謂之字書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言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于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困學紀聞曰誠齋云畫非卦也伏羲之字也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此是推原而闡合耳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凡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而竺典言造書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倉頡梵者光音天人也以梵天之書傳于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書于西域其書左行其季倉頡居中夏其書下行王弼州笑之智曰聲明之原起于西方理自闡合左右

兩行而季下行復上殆表緣因中道乎

自倉頡創六字周保氏教六書秦有大篆小篆符書蟲  
書摹印署書父書隸書之八體漢興有尉律學課最為  
尚書史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焉大篆十五篇宣王太史  
史籀著也倉頡一篇又云七章秦李斯作爰歷六章車  
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所謂秦篆即  
小篆也秦官獄繁多以趣約易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  
得罪繫雲陽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以為御史使定書世

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新莽甄豐改定之時止有六書  
一曰古文孔壁科斗文字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書體與孔壁類者也二曰奇字即古文異者隋唐志有  
古文奇字一卷衛宏為之序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  
書秦隸也五曰繆篆以摹印也六曰鳥蟲以幡信也漢  
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武  
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  
急就章成帝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



也急就有曹壽解顏之推崔浩豆盧氏注北史劉芳亦作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暉擬急就篇為悟蒙

章而顏之推孫師古解訓為善今有全本相傳是吳皇象寫亦有筆改以洞為墮之類元始中召

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未央庭中杜鄴爰禮

秦近曾此被賞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

人能正讀張敞從受之揚雄取諸家有用者作訓纂易

倉頡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今皆不存而張竦家之學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

隋志云梁有倉頡二卷漢司空杜林注亡

考工記注倉頡篇有艱苑

又曰有柯楊安紀注春秋釋文文選廣韻注曲禮疏皆引倉頡篇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鍾磬竽笙筑坎侯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史記正義引訓纂云戶扈鄢三字一也後魏書江式祖

強上書三十餘法延昌三年式表甚詳欲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上篆下隸其書竟未能成愚考隸書即今楷書淳化帖有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也黃伯思皆以為偽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徐鉉曰賈鮒作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誤以八分為隸則自歐陽脩作集古錄耳自是凡漢石刻皆目

為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千文曰杜  
蘄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  
工于草體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行為隸也八分者書  
苑曰蔡琰言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  
分或曰邕有八體各分其一也漢石經乃蔡邕八分書  
鍾繇善八分泰山銘有隼尾波章草以章帝名或以急  
就名若淳化首則詎可信乎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  
為楷則永平中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杜伯度張

芝泉崔子玉所善者也文選鶴書注蕭子良古今篆隸  
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  
簡自秦廢古文漢教學童并蒙書指書懸針垂露飛白  
偃波鶴頭芝英倒薤等二十餘種之勢因事生變也李  
陽冰云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  
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元常謂章程書  
始為楷法云出新意者言鍾王增減筆法也由今考論  
古篆即有新意錯綜取態增減矣其稱最古者頡顙禹

碑孔壁汲冢石鼓壇刻比干季札墓秦篆則詛楚文斯  
篆則嶧泰會稽是也歐陽脩始為集古而劉攽呂大臨  
趙明誠王楚黃伯思董道夏竦宗子克繼薛尚功洪适  
葉夢得王球蔡珪吾衍楊慎都穆陳鉅徐獻忠王家瑞  
趙岫田汝籽朱雲等俱事編集而印章之篆則自蕭子  
良合刻符摹印之體宋宣和譜之楊克一王厚之顏叔  
夏姜夔趙孟頫皆有譜錄班班可考至書法筆勢則又  
小學中之緒餘矣並詳見書札碑帖諸條下

雅蒼者概言五雅三倉也揚雄荅劉歆以爾雅為游夏之徒所記謂為周公書者因劉向以史佚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元命包曰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以知為周公所造也竇攸豹鼠之對其業乃顯由今論之周公吐哺用人之長安知非彼時集之而卜商弟子公加乎叔孫通梁文有增補者猶神農本草而別錄大觀補之也有健為文學注及劉歆李巡孫炎樊光郭璞等注

陸德明母昭裔音義邢昺疏今注疏主郭邢小爾雅乃  
陳涉博士孔鮒撰揚雄方言劉熙釋名皆倣釋詁而作  
者也廣雅乃魏博士張揖著隋曹憲為之音解避煬帝  
諱更名博雅唐志有劉伯莊續爾雅一卷梁劉杳撰要  
雅李商隱蜀爾雅劉溫潤羌爾雅皆取其名耳宋元豐  
中陸佃為埤雅羅願作爾雅翼鄭樵有爾雅注隄糊襴  
袍古多通音譏之非是其曰戔戔丁丁之不達物情則  
果然矣謂其釋離騷凍雨呼草木笋茭為江南人或後

補者豈足概全書乎隋志言郭璞注三倉漢和帝永元  
中郎中賈魴叔郎作滂喜篇為倉頡訓纂之下卷曰三  
倉又張揖撰埤倉樊恭撰廣倉說文繫傳以倉頡爰歷  
博學為三倉并訓纂為四篇吳敬甫謂史游急就倣爾  
雅作非也乃倣凡將皆從三倉一例者列字而無訓

唐志

蔡邕勸學篇二卷聖皇章一卷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  
一卷崔瑗飛龍篇合篆草勢三卷黃初篇一卷陸機吳  
章篇一卷吳項峻始學篇十二卷晉陽方少學集十卷朱  
嗣卿幼學篇一卷束皙發蒙記一卷顧愷之啓蒙啓疑  
記各三卷王羲之小學篇一卷葛洪要用字苑一卷馮  
幹括字苑十三卷宋顏延之詒幼文三卷荀楷廣詒幼



文一卷易晉卦疏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使術初學記引項峻始學篇曹植飛龍篇南史劉杳傳引何承天纂文葛洪字苑後漢志注引顏延之話幼文選注引顧愷之啓蒙記顏延年纂要郭忠恕佩觿集一序言前人之誤甚詳然亦未觀其通也

漢石經靈帝熹平四年所立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為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隋志三字石經尚

書九卷又五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  
傳古篆書十二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  
光初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大學講堂東側又蔡邕熹平  
二年自書丹于碑使工鐫之豈兩刻邪智以為范史之熹  
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魏陳留邯鄲淳特善  
倉雅說文衛恒曰正始中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即淳  
所書

又言左傳正義石經  
古文虞作伏魯作衣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蔡邕

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

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适  
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  
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  
其目又有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東魏末武定  
四年自洛陽徙于鄴至河陽投于水至鄴者不滿大半  
此高澄遷洛陽漢魏石經五十二碑于鄴齊建元年  
列學館周大象元年徙洛陽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

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隋亂事寢營  
建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矣  
一字石經者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  
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明帝有詔  
先帝典論刊石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晉裴頠轉祭酒  
奏脩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寫石經古文于  
太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神龜  
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石經之殘

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書五卷鄭元  
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  
蔡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  
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  
皆補立今字也字說曰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  
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此其命衛包改古文之時乎  
大厯十一年司業張參承詔定諸經鑄石文宗太和七  
年鄭覃以宰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

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唐元度  
覆定開成二年冬石經成其曰九經字樣則唐玄度請  
附以通古文者也後唐長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  
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鐫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  
字樣版成田敏上之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  
成都學宮與後唐本不無小異乾道晁公武參二本著  
考異亦刻于石張奭又為注文考異焉宋石經七十五  
卷楊南仲書具真篆二體石室十三經即孟蜀所鐫者

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公羊傳  
後書大宋皇祐元年己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  
書周德正書周禮孫羽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  
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  
人至和石經者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  
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書石帝從其請嘉  
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  
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薦大理丞楊南

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監友直  
不願仕賜銀絹同篆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  
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  
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  
刊石立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  
知臨安府趙礪老於太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  
光堯石經之閣為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  
既已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



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

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為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智按式依衛恒說耳今在陝西搨來者動即一車且經向拱韓鎮之厄或有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何可據乎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創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母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升菴曰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刻于汴京然亦有搨碑舊搨如長睿彥

遠伯厚所載母勅母兄之殘文者亦有如賈虞石經大學東溟信之汝稷馭之者又見夫溫陵黃虞稷俞邵有石經攷言張孟竒以熹平四年為謝承書石經則誤矣承三國人嘗著後漢書也西安石經金至太中省幕王公琛元駱天驤兩脩立之

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于端畢終于亥永元庚子孟陬演贊其志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慎子冲上之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

李喜等詔召冲詣朱雀右掖門賜布四十匹強令吕忱因之作字林陳顧野王因之作玉篇陸法言采為切韻孫愐廣之後蜀林罕撮為偏旁小說梁有演說文庾儼默注宋雍熙三年右散騎徐鉉等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反切異同以孫愐為定元豐詔知禮院王子韶置局光祿丞陸佃同脩五年賜銀幣百而書不行鉉弟錯作說文繫傳朱翱反切當時稱之熙寧中李行中制字源吳淑正儀撰正義張有作復古編僧曇域包希魯倪鏜

許謙皆有補說智按說文有唐本蜀本二徐本中有新  
附今字學家但執鉉本殘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  
漏與複乎智決之曰泝其原當因古籀而推之備小篆  
當遍攷諸籍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牋而詳載其源  
流焉通此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家紛然者皆土苴矣

豈不幸甚

隋志張揖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  
揖魏天和中為博士周氏雜字解詁四卷晉

呂忱字林七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晉王延文字音七  
卷何承天纂文三卷戴規辨字一卷阮孝緒文字集略  
六卷左校令李登聲類十卷晉安復令呂靜韻集六卷  
靜忱弟也張諒四聲韻林二十八卷段弘韻集八卷羣

玉典韻五卷陽休之韻畧一卷夏侯詠四聲韻畧十三卷梁太傅沈約四聲一卷李杲音譜四卷周研聲韻四十一卷陸法言合之作切韻五卷陳左將軍顧野王玉篇三十一卷唐志趙氏韻篇十二卷陸慈切韻五卷蕭鈞韻音二十卷孫愐唐韻五卷又武元之韻銓十五卷玄宗韻英五卷李舟切韻十卷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釋皎然編也釋智猷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

先儒音止譬況孫炎始為反切晉謝安舉徐邈專撰定五經音義隋仁壽中陸法言切韻取之韻纂則秦王俊召學士為之桂苑珠叢則唐曹憲與諸儒撰者太宗有奇難字輒問憲具為音注諸葛頴撰略要後魏字統則

陽尼造其從孫承慶撰成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  
總集也大氏自呂靜夏侯該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  
各有乖互唐儀鳳二年多田縣丞郭知元拾遺緒正朱

箋而孫愐因之天寶十載書成號曰唐韻

元美曰自有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而同撰者為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  
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後又有郭知元關亮薛峒王  
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各增加字至宋成廣韻此抄韓氏者唐開元文字音

義三十卷韻英五卷則玄宗天寶十四載四月付集賢  
院張九齡所奏呂證鄭欽甘暉衛包音釋者干祿字書

顏元孫撰從子真卿書號顏氏字樣婁機廣之以四聲  
為次具俗通正三體宋乾德四年陳鄂受詔編韻對天  
禧五年鄂之孫僧溥上雍熙召句中正等定正景德四  
年頒行丘雍亦定韻略祥符元年改為大宋重脩廣韻  
景祐元年詔直史館宋祁鄭戩王洙刊脩廣韻為廣略  
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寶元二年書成若吳棫韻補  
乃集協古韻者王安石字說則臆解耳崇文目有程迥  
古韻通式劉熙古切韻拾玉舒知雄獻字母圖陳淳作



字義李燾劉鎔錢承志皆有集音賈昌朝曾請禮部韻  
略窄韻十三聽學者通用又作羣經音辨康定刊行紹  
興十一年進士黃啓宗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上禮部  
韻括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脩互注韻略張貴謨上補  
遺乾道中邗升卿撰韻類熊忠舉要王文郁劉淵皆有  
韻略元韓道昇道昭有改併五音集韻黃公紹韻會撮  
孟蜀之書林韻會也當時孫吾與因之方日升因為小  
補

辨許氏者鄭氏顏之推已然矣李陽冰刊定說文鄭漁仲六書略七音略並從而辨證之詳論假借推古文正小篆之失元楊桓作六書統門人劉泰暢之永嘉戴侗起而訓定是非相半周伯琦正訛大半侗書也孫季昭示兒編趙叔向肯綮錄則時取一端論說耳當時趙古則著六書本義魏校著六書精蘊造形附理王應電因作同文備攷吳元滿有渢原正義六書分類宗夾祭而更創之楊升菴有轉注古音略字說六書索隱朱謀埠

焦竑間論皆拾前人之辨况李士龍張位朱光家程至  
善輩乎諸家推論字原者不肯並列聽人折衷乃盡廢  
以往獨立臆說徒亂學者耳目反不如恪守陳迹為愈  
矣趙宦光說文長箋止守徐鉉本痛詆鄭戴魏吳升菴  
為臆而亡毆之類猶臆也烏知說文新附非盡許氏書  
又烏知許氏之未盡漢學邪郝楚望一掃而通之又過  
矣古自可通今不必通學者要當知其原委耳閩綏安  
謝兆申序朱鬱儀奇字曰楊桓統而博薛尚功釋道泰

韻鍾鼎而不辨王楚黃伯思博古而不釋羅更翁呂大防王球考古集古而弗倫徐鉉張有趙古則膠舊而好強魏校王應電吳元滿狗臆而立變惟朱公忠古而理智按其書亦未會通經史如以紗沙當從与而謂少聲不近則全不知古音轉注之原委以名從口為鳥至少而鳴噪則全未見古命名通用為一字也又何異武子之以竄為寫子才之以蘭造來乎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

處忠撰元和韻譜崇文目有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撰

四聲等第圖僧宗彥撰切韻指元論王宗道撰

九弄反紐圖序

畧曰沈約創紐字圖皆以平聲辟尋難見唐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乃列五圓圖為五聲圖又列二方圖為九弄圖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焦弱侯引釋廣宣諸

經音義序曰說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增三萬自佛教東翻六百餘載梵筴中積三千餘弓隨部出音聞之往說殷鑒羣錄末曰大觀元應法師校讎勘閱由半字滿字之教也智騫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

瞻阜素共推其所定楚詞音朱子取之相淨著天竺字源以華梵對翻景祐中進仁宗御製序之鑒聿為韻總歐陽永叔序之曰必待乎用心專者而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

指掌圖乃治平四年司馬光上者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因為指掌圖以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

別為二十圖

通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同出一韻則為疊韻同韻而分

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

鄭樵有字始連環有象類書又論梵書隋史載後漢得西域諸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謂之婆羅門書龍龕手鑑遼僧行均撰兼釋華梵智光後題統和丁酉時至道三年也黃公紹韻會則論音一本溫公者趙宦光遵許太泥而論門法之病則甚得理陳蓋謨黃極韻圖則發源邵子而聲字取正韻者也郝氏但刪為十二韻要之切法呂獨抱李士龍約之甚便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又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詳

見雜論

中原音韻高安周德清著以荅蕭存存托張漢英作詞之問也學士虞集序之其平聲分陰陽前所未發也入聲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張萱謂之北雅智謂北人未嘗無入聲也洪武正韻宋濂王傑趙壘孫蕢等定正本高安而存入聲依三衢毛居正論字畫揚時偉箋之王應電曰正韻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於經史故刀筆之吏或所



玩習而經生學士多未識知愚者曰世豈無暢楊去奢  
范仲闇之志者乎崇禎辛巳桐城方以智密之編

宋景濂遣子仲珩受業于趙撝謙故仲珩較正韻用  
其說趙卒于嶺表有門人柴廣進作聲音文字通廊  
氏取之老父後采其說所論定者說文止是小篆加  
別尚有晉唐增厠之譌非攷古不能泝原非博洽旁  
通不能知古知其故矣仍遵正韻徵用則十三經史  
漢是藝林也同聲易簡惟是音和門法支離乃不達

前人方言而附會者耳詳見等切聲原不肖次男中  
通拜識

通雅卷首二

欽定四庫全書

通雅卷首三

明 方以智 撰

詩說

庚寅答客

姑以中邊言詩可乎勿謂字櫛句比為可屑也從而叶之從而律之詩體如此矣馳驟迴旋之地有限矣以此和聲以此合拍安得不齒齒辨當耶落韻欲其卓立而不可逆也成語欲其虛實相間而熨帖也調欲其稱字欲其堅字堅則老或故實或虛宕無不鄭重調稱則和

或平引或激昂無不宛雅是故玲瓏而屈落抗墜而貫珠流利攸揚可以歌之無盡如是者論倫無奪嫺于節奏所謂邊也中間發抒蘊藉造意無窮所謂中也措詞雅馴氣韻生動節奏相叶蹈厲無痕流連景光賦事狀物比興頓折不即不離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非作家乎非中邊皆甜之蜜乎又况誦讀尚友之人開幃覆代錯之目舞吹毛灑水之劒俯仰今古正變激揚其何可當由此論之詞為邊意為中乎詞與意皆邊也素心

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載如見者中也俗之為病至難免矣有未能免而免免者存聞樂知德因語識人此幾知否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響之論也韓脩丞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即天地之情也

如天地則不舊

乾坤策宇則舊莊禪最與詩通然矢概巴鼻亦太粗生  
理語典與有時亦湊又況數百年之時文批語耶秋風  
而為商飈曉日而為朝曦殊屬可厭然兩間風力所轉  
翻字法門奈黑豆何要以體格時宜論之假如退之生  
割義山刻艷長吉詭激宋元朴俚  
果是其人成語成家何妨別路  
冒以急口偷快優人

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  
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  
談夫史漢韓蘇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  
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  
其如不中節奏不堪入耳何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法嫺矣詞贍矣無復懷抱使人興感是平熟之土偶耳  
倣唐汴漢作相似語是優孟之衣冠耳天分有限又不  
肯學良工不示人以樸不如勿作然有解焉不作詩論  
隨人示樸何傷乎

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  
咏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石一葉性  
情畢具誰非舞蹈毫端者乎

經解曰溫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詩者也孤臣孽子貞女

高士發其菀結音貫金石憤鬱感慨無非中和故曰怨  
乃以興猶夫冬之春貞之元也五至而終於哀三無而  
終於喪志氣塞乎天地曾知之乎此深于溫柔敦厚而  
愚即不愚者也苦此心之難平因以必不能而消之塞  
以不可解而寘之頓引寥濶以曠之息諸濛汜以冥之  
亦壘麓之牖耳至人無情無不近情必貌此冒語以為  
至語以為至語而忌諱一切以責永言諭志之正叶乎  
時而述事時而遊覽時而咏物神在其中各有不得已



者存焉不用相強果一真乎無汝迴避處

詩者志之所之也反覆之引觸之比興而已矣世亦有  
知比者未可以言興也興之為比深矣賦之為比興更  
深矣數千年之汗青蠹簡竒情冤苦猶之草木鳥獸之  
名供我之谷呼擊節耳何謂不可引故事何謂不可入  
議論何謂不可稱物當名何謂不可逍遙吞吐指東畫  
西自問答自慰解耶故曰興于詩何莫學夫詩詩之廣  
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惜乎日用而不知雖興者亦未

必知也水不澄不能清鬱閉不流亦不能清發乎情止  
乎禮義詩以宣人即以節人老泉曰窮於禮而通于詩  
立禮成樂皆于詩乎端之春秋律易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皆于詩乎感之道不可言性情逼真于此矣  
言為心苗有不可思議者誰知興乎知易為大譬喻盡  
古今皆譬喻也盡古今皆比興也盡古今皆詩也存乎  
其人乃為妙叶何用多談

有讀千載上之一言而下泣者矣有誦千載上之一言

而起舞者矣此自當人之所志所造不同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淚下不亦誕乎彈琴而見文王魂來而愁蛟龍月明而嘯峰頂謂之誕皆不免乎誕

古人奇懷突兀躍而騎日月之上憤而投潢汙之中不可以莊語故以奇語寫之奇者多剗剗于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鄲則杜撰難免矣然而奇之極者又轉平地或險譚或故問或影略或冷汰或即事實叙或無中生

有瞿唐龍門乎通都橋梁乎宮闕參差乎荒村茆舍乎  
各從其類自行其開閤縱橫頓挫之致不以平廢奇不  
以奇廢平莫奇於平莫平于奇時因時創統因創者存  
乎其人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  
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  
衆體是以平載乎奇而得自在者也

姑分體裁而言之古詩直而曲近而遠質淡而不醜追

琢而不剗或以數句為一句或分章以為篇或平衍而  
突立別峰或激起而旁數歷落或中斷以為迴環或瑣  
屑而寓冷指轉折之法如作古文奇矯屈詰嘗類謠諺  
殊非駢淺所能夢見也人不能反復于三百楚詞漢魏  
樂府烏有能蘊藉溫雅者乎六朝組練駢麗別為選體  
佳者不數篇倣之者似乎適鬱實拙滯耳河梁十九首  
之後其曹阮陶杜乎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太白  
奇放次山朴直東野痛快高岑取黃初之爽健王孟取

靖節之清遠後而元白後而宋元各有所長日趨纖薄  
其能免乎七言古若李杜之奔騰長吉之險激文昌子  
初之峻蹕宋元至今各有陡峭之篇至于陶鑄莊騷風  
驅電卷猶有待焉近體因陳隋之比儷而初盛以高渾  
出之氣格正矣調至中唐乃稱嫺雅刻露取快則晚唐  
也究當互取寧可執一杜陵悲涼沉厚以老作態是運  
斤之質也錢劉皇甫之流利義山溫許之工艷香山放  
翁之樸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自然光焰萬丈寧須沾

丐殘膏後世尊杜太過者漫泄亦零陵香矣不善學古人者專學古人之疵累徒好畫龍見真龍必怖而走何怪乎

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耳王李有見于宋元之卑纖  
湊弱反之于高渾悲壯宏音亮節鏗鏗乎盈耳哉雷同  
既久浮濶不情能無厭乎青田浩浩無所不有崆峒秋  
興深得老杜諸將之氣格歷下婁東固不逮也文長從  
而變之公安又變之但取卑近苛瘠而已竟陵詩歸非

不冷峭然是快已之見急翻七子之案亦未盡古人之  
長處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區區字句焉摘而刺之至  
于通章之含蓄頓挫聲容節拍體致全昧今觀二公之  
五言律有幽淡深峭之情一作七言則佻弱矣時流樂  
于飾其空疎羣以帖括填之且以評語填之趨于亾俚  
識者歎戶外之琵琶焉

宋後好註詩詩有不必注者挂席拾海月海月為江蟬  
柱使風帆而拾蚌是何况耶竹林為我啼清晝王母晝



下雲旗翻竹林王母鳥名襲王蔡魯黃之解且曰不讀  
萬卷不行萬里不能知老杜嗟乎老杜之破萬卷豈在  
此乎此宋景濂所歎揜攘而叢脞者也一飯不忘君有  
之矣率爾咏嘆遷就而為之說則所不必

山谷曰庾信止於清新鮑昭止於俊逸不能兼互謂北  
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故雲色駸文體亦  
然欲與白細論此耳然乎哉此山谷見宗門之語映帶  
表法而取以論詩耳其實杜意不如此也宋以山谷為

杜之宗子號曰江西詩派嚴羽卿闢之專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膚襲為盛唐又何取乎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  
歷塊過都見爾曹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此子美之論也橫空盤硬妥貼排冪垠崖崩豁乾坤雷  
礧此退之所取也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  
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嗤點且從王孟錢劉入  
而深造及此可耳才各有限學必深造然後自用所長

豈必執一以相訾耶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此而筆之

漢立樂府練時日諸篇詞皆雕組鏡歌芳樹石流不可  
讀者大字屬詞細字屬聲聲詞合錄耳收中吾妃呼豨  
奴何奴軒是也鄭漁仲集解題郭茂倩左克明梅禹金  
皆以其名彙之實不可奏諸管絃也唐宋以來二十八  
調今傳十三無言其分合者所謂樂府之題約如二郎  
神新水令隨人填詞豈據郎神新水而解意乎初起或

然唐之用漢樂府題作歌者借名自行其意耳相傳清  
平調旗亭則絕句也今故難強詩人擬古自有別致嘗  
與同社約取古一解二解之句而各寫其懷何不可以  
填詞和古作因創之嚆矢乎

休文知四聲韻多江南之音豈能知陰陽七音之精乎  
詩可寬叶正韻時宜古仍可通也詞則必論挺齋內外  
中聲矣七言二六既諧其餘自諧非謂可不諧也拗體  
亦諧拗體之響古風自諧古風之調作家老手定叶天

然

我有萬古宅青陽玉女峰常留一片月挂在東谿松寫  
景乎懷抱乎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回首叫虞舜蒼  
梧雲正愁此老會心處不在遠亦不在近也繁霜被野  
草歲暮亦云已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此哭途中之  
休歇處乎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此北窻之休歇處  
乎

虛舟子曰青青河畔草絕不是青青河畔草但可曰青

青河畔草知此比興外之比興否一氣欽至他鄉異縣  
忽然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拘者必謂針線不續  
矣乃以雙魚曲折收以上言加食食下言長相憶知此  
格否老杜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韋蘇州之熱者  
不思火寒者不思水知此格否雞鳴孔雀諸篇之長叙  
斷結北征諸篇用之香山亦用之而各自為致太沖詠  
史以遇貴即賤二語斷之此振衣濯足之奇格也璧遺  
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

花源千春隔流水此太白之奇格也蜀道難有所思其以明遠之行路而從騷變者乎

六朝堆滯中而得爽句故以句傳天際識歸舟楓落吳江冷之類是也唐五言古以造句傳者狂風吹歸心馬上續殘夢之類是也一句之致易曉通章之致難論況言先乎紉截雲瀧白雨割昏曉海水立此以一字逼出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皇聽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原自渾老杜陵之馮夷擊鼓羣龍趨黑入太陰

雷雨垂何嘗不作奇語嚇人

山谷曰寧律不諧勿使句弱用字不工勿使語俗故古詩中亦可過對指點律詩中亦可直行不對東坡曰爛爛之極乃歸平淡外枯而中膏淵明子厚之流張為列賓主句司空圖一鳴集皆刻峭中平淡者也寒郊瘦島正以冷倩寫生臺閣香奩總是鑑空谷響豈以乾剝剝為清真乎

鍊字如壁龍點睛鍊句如虫蛀印文鍊章如黃回舞劍



鍊意如山川出雲使事如幡綽啼笑狀物如大帝彈繩  
頓節如撾鼓露板滑聲如笛弄歌喉極工巧極天然極  
渾成極生動以弄丸之胸懷出點金之手眼其樂何如  
杵聲不為客一絃清一心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造  
語刻至匪夷所思謝臯羽曰紛紛古人呼不起鄭所南  
曰至今首陽山不生周草木如此挾痛非吹毛之劒乎  
有一意而出之不同者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  
中看則淒切于一夜征人盡望鄉矣漢陂行向來哀樂

何其多則落節深涼如何不飲令心哀則索然矣又有一意分取其致者退之云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與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孰勝耶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難棲與君恩深漢帝且莫上虛空孰勝耶如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與禾黍高低六代宮孰勝耶軍敗鼓聲死與霜重鼓寒聲不起孰勝耶庾信吳均之合浦葉太白云因為洞庭葉各自為致耳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嶺上千重萬重雨斷絃收入淚痕深河梁曰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沈約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難  
重持杜云別離已昨日應見古人情艷歌何嘗行云吾  
中道與卿共別離各寫警切亦互相取杜云落日辭王  
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諷天寶也義  
山云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長恨歌辭津  
陽百韻諷亦激矣懷古感今妙在借事反復冷風中人  
不知所指

各體雖異蘊藉則同起三百之人於今安知其不七言

而長律乎聲依永律和聲以樂通詩則近體之叶律定  
格謂為補前人之未備也可愚者曰一苑一枯一正一  
變一約一放天之寒暑也過甚則偏矯之又偏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是其人不欺其志皆許之矣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使人繼聲繼其志也詩不必盡論論亦因時  
詩未嘗不可以析理析理之詩非詩之勝地也手無斧  
柯奈龜山何今問夫子曰手有斧柯奈龜山何夫子豈  
再答乎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以何為劍以何為斧

乎曰心曰性曰靜曰理詩歸望見必極賞之或以為禪  
此禪家之醯雞耳況老將不談兵耶聖人之教書敘正  
語詩以興之苟知興之側語反語皆是矣禮以制節樂  
以和之苟知和之有聲無聲皆是矣

格莫奇于三百牛羊之章先敘飲訛之狀忽曰牧人乃  
夢變魚變旗從而占之何其幻乎采綠憶遠忽而作計  
此後永不相離薄言觀者冷綴便收至于正月小并雨  
無之沉悼萋菲彼何人斯之激怒章法次第最稱神品

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離騷之登天入水作如何會華  
胥之鈞天作如何會古詩之結婚遺鯉書字不滅作如  
何會淵明之干戚擲杖乞酒與年作如何會其指遠矣  
漁父鼓枻而去屈原似為所訶矣且問是一人耶二人  
耶東方有一士又曰我欲觀其人我是誰東方之士是  
誰

文章薪火

鴻草曰性道猶春也文章猶花也砍其枝斷其幹而根

死矣併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在哉言掃除者  
權奪也欲人之讀真書耳非必懲咽廢食也固陋托以  
夸毗而絃誦反自廢耶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  
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株花葉皆全仁也聖人  
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性與天道豈  
憂其斷乎既知全樹全仁矣不必避樹而求仁也明甚  
既知全樹全仁矣培根也護幹也除蠹也收實也條理  
灌輸日用不離也明甚以冬煉夏乃貫四時則無寒無

暑之在寒暑中也明甚无妄大畜一多相貫兩間森羅  
無非點畫俯仰遠近皆備于我矣文明以止用光得薪  
雷雨出雲有開必先義文周孔不能違時酬酢佑神此  
最上之神于文章者乎道統且置姑就文章論文章

文傳四教士首三民生乎圖書經史明備之後簡畢猶  
耒耜也本于大一協于分藝不興其藝不能樂業乘物  
遊心一室自娛鼓舞可羣萬世相告筆舌之緣均無所  
避有正用通用之中道焉有中理旁通之發揮焉有統



類焉有體裁焉不可不知

三知終于知言此格人我格內外格古今之大用也不能知言又安能自達其所言乎有專言德行者專言經濟者專言文章者專言技藝者專言權勢者專言兵符者專言法紀者專訓詁者專記事者專寓喻者統而言之無非道也無非性命也而有專言性命之道者離事離法以明心而舉其冒統者也因有專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廢世事以專言仙定者因有專言養生者因分忘

世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別傳善巧若奇兵者要不出于  
質論通論攷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歷聲音醫藥之說皆  
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  
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百家紛  
如何以折中聖人罕雅藏用彌綸道器優優乎洋洋哉  
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三才之索籥萬理之會通  
有所以然者存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而用當然  
之所以然則百家堅白同異之舛午何一不可疑我我

則惑矣支離動贖之象數何一不可難我我則惡之非  
白首紛糾則芒芒重豸非飾陋巧通則強鐸馮河安能  
不徇不遺物物而不物于物乎由此言之苟非專精深  
幾眼何能開又況閉而開之開而閉之習此坎窞喪身  
失命故知不少雖然如此亦視其人

文章之先當知所以為文章者文章成列當知為何等  
之文章或大或小或正或奇或中或偏是其人皆可不  
是其人皆浮逐也不知為不知而就事言事皆可未得

為得而專作夸已掃人之詞又不如藏拙矣

易奇而法謂因物之天然而衍之者也方圓密顯同時變化人能讀此書者豈矣龍馬狐豕杞瓜葛藟圭紱黃矢躋陵涉川有謂無謂乎無謂有謂乎滄澥寶珠隨人變色揚眉舉步何非雷雨日風

程子曰繫辭之文化工生物虛舟曰靈光衝旋倏忽異常更生曰聖人贊易如趙叟跋楔帖一條又一條隨曲生瀾不知重沓

典謨爾雅訓體約厚隆古尚簡故耳春秋乃以事還事  
之筆不可增損禮記論語則通方時義之雅言也詩道  
性情窮于禮而通于詩觀其深乎

左傳巧練未免雋傷國語伸之與戴記近鄭漁仲辨左  
傳者十郝京山曰三晉之文士筆劉歆以為丘明便讓  
博士耳鄒夾不傳公穀皆未親見尼山者也刻核推斷  
文則峭矣臆故不免戰國短長言則捭闔飛箝之技也  
周末文勝生才若是後未有盛于此者鄒邑正正之旗

密轉握奇之籥神于懼創不避者乎屈子開漁父之眼而甘以諛詒竭忠故其詞沉篤氣塞穹蒼神于怨創不避者乎莊子休具黑白之眼而甘以巧激旁寓善用奇兵神于怒創不避者乎三子同時而不相遇屈專盡人而冥于惟危之心莊專得天而冥于惟微之心孟合天人而以不得已為用本可會一宗其文亦可合而互之此當俟之間出之士

老子楊墨皆近孔子前後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

易之其歷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  
實其虛而已公孫龍遂為隱射鉤距之機皆楊墨之流  
也莊宕于無何有之鄉而樂在冥應善用之因物還物  
天載兩忘是有見乎無首者不善用之比之無首矣其  
詞近于為我其機則破相宗也楊子執其隨墨子豐其  
節告子良其限別墨之謬髀縱脫倍譎不忤則浚恒振  
恒者也其見偏至其文亦偏至

管子在老子之前其內業篇與老子合其治近功故名

法之家祖之因而附益之申商韓皆是也商韓文最決絕如其法然荀子主禮法文故明當

關尹子後起者也其論道器頗平鵠冠亢倉搜剔銛鋒甚則為陰符奇其事為山海經穆天子傳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陰符關尹鵠冠亢倉則晉唐筆也

呂覽淮南則養客撮衆人之英者也不韋預知焚書而寓之一束始發此智更巧于招隱矣嗟乎周公不驕吝



而收天下之材藝此無繼矣呂劉之智亦無繼之者耶  
將以虞預何法盛宋齊丘為智耶不堪噴飯

子長以鬱折而成史記收合百家洽古宜時散近乎朴  
變藏于平善序事理真不虛也自莊生剝剝鉤縣嘗借  
人物叙事藏其議論史記直為叙事據款結案何用犯  
手裝面而強浚之強括之乎以此讀者更快其情以為  
天然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

伯喈則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採藻勢也徐庾始嫻  
唐宋遂為別體吾取其流爽者

韓脩並振起八代之衰為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為質  
上沂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  
色雅故故超于技徒謂平淮西碑為婉典謨毛穎傳酷  
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  
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鈞  
章棘句以為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為篤論為學道之亞

也

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蘇則鋒于立論而衍于馳騁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鼓篋門從此入至于盡變更須開眼

文章之開闔主賓曲直盡變手眼之予奪抑揚敲唱雙行何非一在二中之幾乎以過而化其不及以不及而化其過以中而化其過不及以過不及而化其中易之參兩錯綜全以反對顛推而藏其不測有悟此為文章

者張旭之聞鼓吹觀劒器紀昌之目承挺貫蝨心不是過矣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以約過而吞吐始悲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以詳數而形容生色

且緩急亦人之所時有也銳發一論遂轉別論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語也歷引不繹錦綉韜毛之章歷引而繹之各盡其致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何必異聞反掉作波不抑不揚平準書敘

至卜式曰烹弘羊天乃雨借刀殺人不置一斷突然而住

荆軻傳倚柱而笑此點睛也前有魯句踐後有高漸離  
奇峰湍流互相穿激昌黎叙睢陽述南八詳其聞此者  
張籍云正法此傳惟恐其冷落無餘聲耳此善請客之  
妙也妙高峰七日不見而見之別峰道寓于罷正意寓  
于旁意何往不然

琢句割字刻畫之小品也長河千里一曲不在乎此然

點綴之間神亦與之俱動周公曰坐乎將母子產止兀者曰子母乃稱灌夫曰畢之姬得赫䟽書問上何如曰慳也攷工檀弓儀禮敘事狀物俱以簡盡論語鮮矣仁孟子承交之也何常不奇韓退之賞樊絳碑和盧月蝕稱長吉之鯨呿鰲擲正以為人不可行怪而忍俊不禁何妨筆墨間洩其奇氣耶由今論之鬼母泣天蝦蟇蝕月多祗生厭何奇之有若如黃原玦天銑溪虬石則鉛粉惡裝並不得以棘刺母猴畫策龍蛇相例

古人用意更善奇變劉須溪曰宰我問短喪所以激聖人之定案也宗一曰劬逼乎子貢之問去食與信也二者何先此待問乎此謂答在問處使民戰栗激發哀公尼山三聲雪上加霜耳令人竟作呵宰我說何啻千里宰我子貢擅言語之科井有仁焉豈必改字

桃應一問不必以事實論也師弟互相逼唱不過欲蹴出一敝屣耳莊子逍遙遊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歌舞排場費盡撩天之舌曾有出乎敝屣之外

者否世必以膠柱為篤論豈可與神遊康衢見藐姑耶  
元氣不足一浴一風猶恐外感

子長作史記常尊其父諱談為同自序甚明年表用臣  
遷謹按則太史公為褚輩所加未可知也班彪曰子長  
一人之思刊落不盡故明授其子孟堅漢書竟不稱歸  
于父何哉蔚宗目睫徒飾笑耳

黃潛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著論本本而布嚴雍  
容者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瀕洞不可



犯云

吳萊立夫言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  
不為法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  
還伍則肅然未常亂

馬存贈蓋邦式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以書求之則  
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  
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文矣子  
長生平喜遊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

為書

程子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馮開之曰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董遇之百遍攷亭之半日淵明之不求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庾嵩之開

卷一尺王筠之重覽興深其各得于輪扁之甘苦者乎  
吳季子書憲曰短冊恨其易竭累牘苦于難竟讀眈激  
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碎讀滂沛而襟撥讀幽  
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拘儒之腐陳而  
谷神死讀遯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岨嶬者期妥貼以  
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漠者非慘吻  
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  
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不致輟

卷而歎掩袂而泣則配之說也弄風研露輕舟飛閣山  
雨來溪雲升或豪集或孤訪鳥出啼花冷笑則配之適  
也時辛巳秋書

動則曰唐宋大家抑知唐宋大家皆有深造之火候乎  
今欲一蹴而偃襲之唐宋大家未許也韓退之答李翱  
曰古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學二十餘年矣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芒乎若迷注于手也惟陳

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如有年識古書之正偽徐有  
得也汨汨來矣人笑之則喜譽之則憂猶有人之說者  
存也如有年浩乎沛然矣平心察之其皆醇也然後  
肆焉然不可不養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敢自謂成乎處  
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空文  
而為後世法亦足樂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  
之柳子厚曰吾少以辭為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不苟

為炳炳烺烺采色夸聲也未敢輕心掉之懼其剽也未  
敢怠心易之懼其弛也未敢昏氣出之懼其襍也未敢  
矜氣作之懼其驕也本諸書以求質詩以求恒禮以求  
宜春秋求斷易以求動此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厲氣  
孟子暢支老莊肆端國語博趣離騷致幽太史公著潔  
此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  
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  
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

深意遠理辯氣厚則辭盛而文昌今尚異者曰奇險而  
已好理者曰叙意而已溺時者曰文當對病時者曰文  
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宜易便易者曰宜通不宜難  
此皆情有便滯古人深于義當于理文之以其辭而已  
不知其對與否易與難也學古文者說古人之行愛古  
人之道也持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  
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蘇  
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

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俯仰揖讓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其別有以服之乎又曰二十七始知讀書後困甚覺古人之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



止於是而已者盡燒曩時所為文取論語孟子韓子介  
然端坐讀之者七八年久之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  
然者試書之渾渾乎來之易矣若或啓之若或相之詩  
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  
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然未敢以為是也潛谷曰  
子瞻名理類莊治體類賈陸其嘻笑怒罵粹然憤然皆  
成文可書其大者馳騁縱逸如行雲流水渾淪光怪雄  
視百代所自得為多矣子由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顧

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不可掩謝疊山曰東坡自莊  
子覺悟來袁中郎曰坡評道子畫如燈取影橫見側出  
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舞女走竿市兒弄  
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其至者如晴空鳥迹水面風痕  
有天地來一人而已阮霧霽曰坡長於馳阪而短於頓  
鬱故惡揚之嬉深今學蘇者平衍易襲而精奧不傳矣  
必學六經史漢僅乃韓蘇愚者曰極深研幾因象數而  
會通之斯文錯綜之本乎宋人好平易一往其時尚然

也故韓魏公不與永叔言易子厚非月令國語軌道之  
變動相詰難彼烏知有統類秩叙之端幾哉放翁曰東  
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  
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可見學問轉變好尚頓異未可  
以殺活語也好學不已歷年必變平而奇奇而平不好  
學而依趣彷彿即執一而不變矣極深變盡之後無深  
無淺然後知聖人之文章皆致中和如未至此或平或  
奇聽人之才亦可互救以為鼓舞要期於自成節奏遠

鄙倍而已

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李翰言  
文如千兵萬馬寂然無聲曹子桓謂氣之清濁有體不  
可力强而致然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陳龍川曰君  
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過於智而不以仁義禮信行之  
則賊矣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既  
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叙有要奈  
何涉獵凌闕於尺幅間况非史非子徒以凌闕之氣壞

吾人乎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尉俊及標而漢祚  
為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力不細而韓侂冑  
猶誣為偽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  
乎各樹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流輩  
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  
心迂疎者以淺俚為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為冶麗此由  
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  
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為得意蓋文士之矛盾釀兵爭之

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陳興霸之言應矣痴山曰前輩  
論文有專取厚重以為風教所關福澤所出者固也其  
間政自有辨阿犖山身重三百五十斤顧當時見稱乃  
在運其三百五十斤之軀盤舞如飛不然司馬保八百  
孟業千斤劉荊州大牛何異哉鐘有徑廣者容可萬石  
顧其肉郭必不能厚厚則石而音咽矣惟其靈也惟其  
動也小巧以為靈凌轢以為動又弗取也臨以生平之  
魄力收古人之精英久而出之古人與我鬱勃而不可

已心醞而口咀迫而吐之其聲乃流至於泣風雨驚鬼神歌舞憤涕不形于外而洋溢于毫端如是者謂之能盡其才能盡其才而養之方為貴耳

宋九青曰先輩豈生今而薄今耶時未至也其智之變亦不暇至此也不學則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學而狗迹引墨不失尺寸非鹽鐵論所謂呻吟枯簡誦死人之句乎柳子謂淮西碑有帽子習楊大年謂杜陵為村夫子子美謂太白少鎮密太白謂子美困瑀鑄秦少游謂醉

翁亭用賦體尹師魯以岳陽樓用傳體大約才人各伸其所獨至少陵欲做漢魏不難子瞻欲摹周秦亦易惟不肯蹈襲耳然末世之空腹高心不能茹吐古今者率其鄙倍亦曰我不蹈襲也未可藉口智謂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積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

石塘師曰自以拖沓為篤實而古文風致盡矣何謂遠鄙倍乎好古者以史漢之追章琢句拔之久而襲為剽



賊矣貴神識者以唐宋大家救之侯廣成曰雜怪難識  
以為博空疎不學以為靈此謂妄居其創者至狂子僂  
民羣起糞掃六經師心杜撰於是乎冥趨倒行愈變愈  
下嫌鐘鼓玉帛為芻狗而遂甘為鬼魅也可乎末世才  
固日生而好學者少文以禮樂尼山所望即以文章致  
其中和亦安藝息游琢玉繼聲之道也辛巳孟夏將之  
登州書與曼公

譚苑醍醐曰辭達而已矣恐人溺于辭而忘躬行也淺

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  
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  
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  
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  
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  
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為達是烏知  
達哉夫脫于口謂之言爰于文謂之辭書曰政貴有恒  
辭尚體要以言乎政令之辭也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

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言乎禮聘之辭也  
左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以言乎使命之辭也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  
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情欲信辭欲巧以言乎相  
接相示之文辭也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  
而猶貴枝葉者也夫子惡巧言而曰辭欲巧則知辭非  
言例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  
見乎辭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韋編三絕鐵鐫三折

漆書三減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者  
辭達之謂也繫終六辭盡天下之情哉藝苑卮言云吾  
嘗論孔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為  
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  
辭者也錯以理而已自儒林道學岐分而經義帖括為  
剥啄之瓦賢者捨經而樓上駕樓以講道高自標目而  
不肖者滉漾自恣莫可窮詰矣鄧潛谷曰宋賢等文學  
于功利於根本固篤而苛求多拂物理徒生其鷹擊颺

去之心虛舟子曰尼父轍環至老終以志事託之斯  
文安萬世之火於竈使之可羣樂業而薰陶自化聽上  
者之通神明類萬物次亦各食其力各消其智或依循  
或達材皆鼓舞不能自己掃除者無乃暗倣別傳乎曾  
知為宋元王造閉解閉之滑疑哉潛草曰好學者理明  
事正辭自然達惟詖遁之辭不達方且以不達詒人浮  
山之孤曰學必悟而後能變化悟必藏於學而後能善  
用同人達辭之道亦然通其故則不為所惑不為所惑

則善用之皆樂矣學足識盡而用其才行乎不得不行  
止乎不得不止秩敘變化同時中節知達之神者乎不  
以辭害意言近而指遠吾無隱乎爾造適不及笑知達  
之本者乎愚者偶書



通雅卷首三